

赤石暴動前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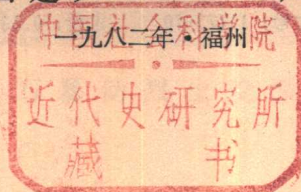




前後身暴石寺

本社編

福建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入十四篇回忆录，真实生动地记述四十年前，在我省崇安县赤石举行的闻名全国的越狱暴动经过和暴动后的艰难历程，以大量事实愤怒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野蛮暴行，真切感人地描述烈士们英勇就义的悲壮情景。

书中附有暴动前后被残杀的烈士名单和首次发表的有关敌伪档案资料。

《风展红旗》丛书 赤石暴动前后

福建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5.25印张 5插页 125千字

1983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书号：11173·70 定价：0.58元

编 者 的 话

发生在四十年前闻名全国的赤石暴动，是我党领导的监狱斗争史上的空前壮举，是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革命斗争的光辉篇章。

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反动派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之后，在江西上饶建立了规模庞大的法西斯集中营，继续残酷迫害被捕的新四军干部以及从东南各省捕来的共产党员和抗日爱国人士。在这个以军事训练机关假面目出现的虐杀革命者的人间地狱里，国民党反动派用心之险恶，手段之毒辣、残忍，在古今中外历史上是罕见的。

但是，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丝毫没有屈服于上饶集中营刽子手们的屠刀、毒刑和花样百出的政治手段；相反，他们紧紧团结在党的秘密组织周围，斗争，反抗！接连不断的斗争，反抗！用铁拳砸断枷锁。他们首先在茅家岭黑狱赤手夺枪，冲出牢笼，争得了自由。在茅家岭暴动胜利的鼓舞下，又于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七日，在福建省崇安县赤石镇，举行更大规模的赤石暴动，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上饶集中营的特务们，在暴动之后写的《共产党战区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赤石暴动实录》中，不得不供认他们的所谓“训导”“效果甚少”，我新四军指战员不仅“毫无悔悟”，而且“秘密联络”，“实行暴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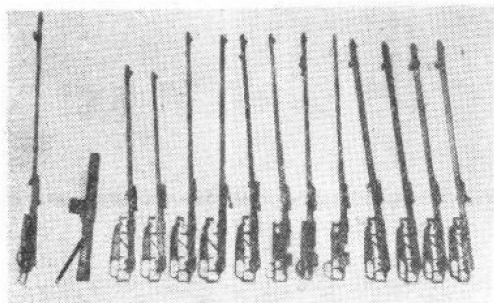
上饶集中营的斗争，茅家岭暴动，赤石暴动，都是血写的历史。无数革命先烈，为了抗日救国，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仅在赤石暴动前后，就有七十多人惨遭敌特残杀。

他们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他们的光辉事迹和献身精神，是留给我们后代的一份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在赤石暴动四十年的今天，我们约请了有关老同志撰写此书，向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让我们从这本书中汲取力量，在加速实现“四化”，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斗争中，激励、鞭策我们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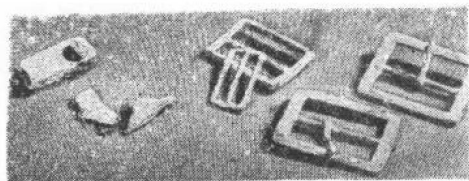
本书承蒙舒同同志题写书名，邵宇同志为封面作画。编辑过程中，得到有关单位和参加暴动的老同志热情帮助、指导。林琮、徐建中等同志为本书提供有关史料和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谢意。

限于水平，书中难免疏谬之处，敬希批评指正。

→ 在武夷山打游击时，从
敌人手中缴获的部分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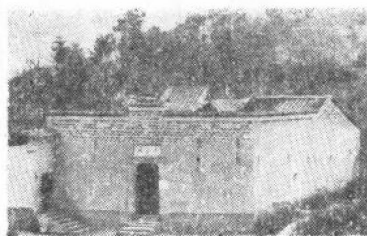
↓ 烈士遗物



↓ 黄迪菲同志与目击赤石暴
动的群众亲切会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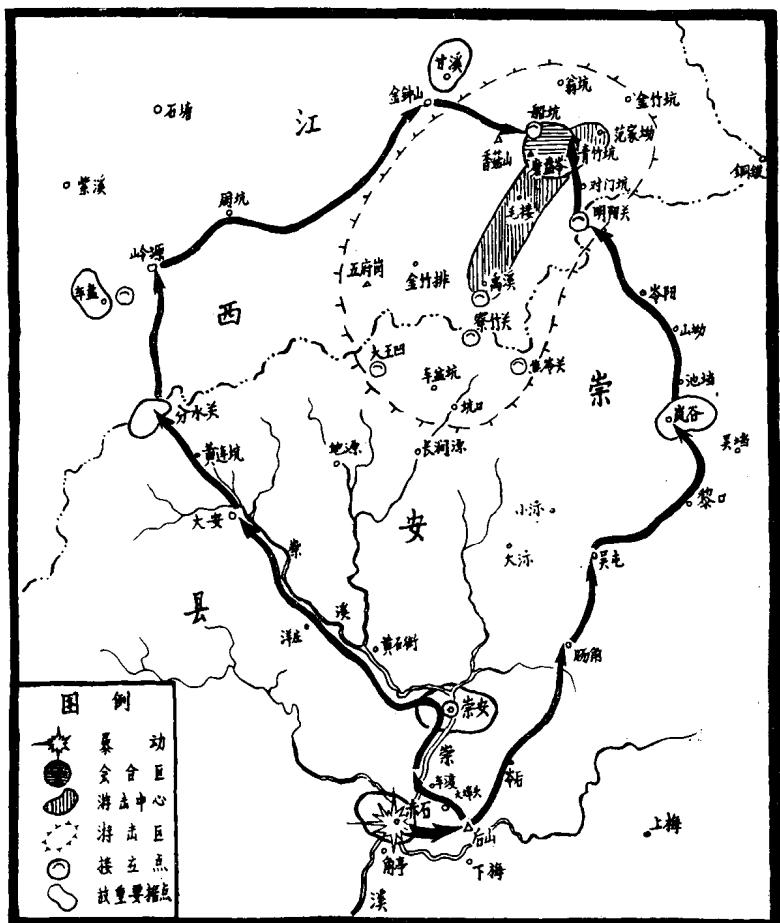


↓ 秦烽同志在赤石大屠杀地点之一
——虎山庙后侧山坡，介绍当年烈士
英勇就义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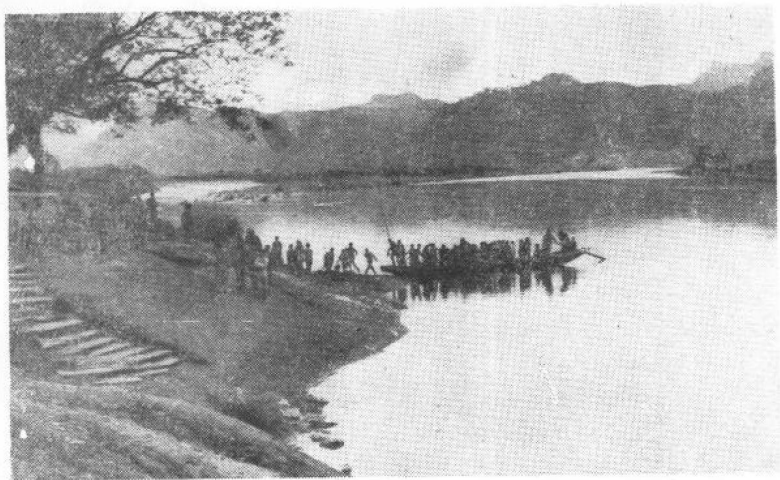


虎 山 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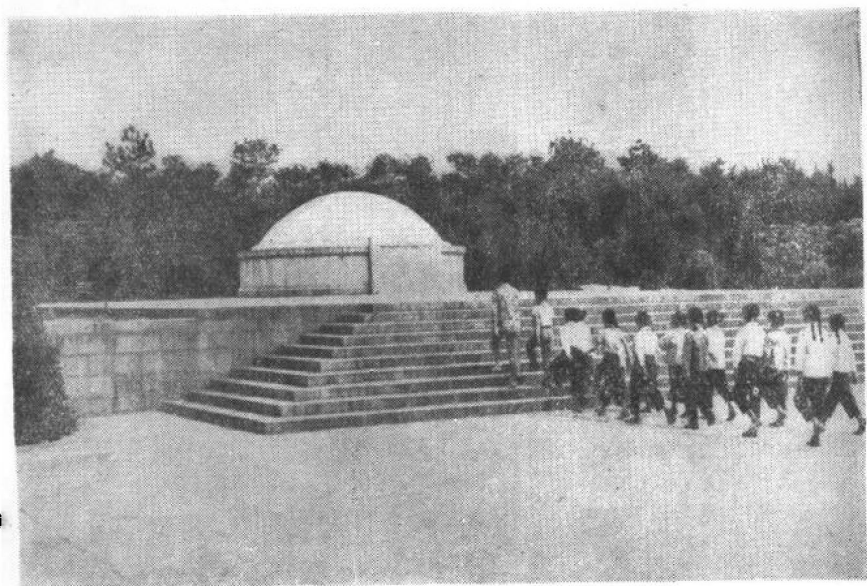
赤石暴动行动路线示意图



江学功 绘制



赤 石 渡 口



赤石暴动烈士陵园

目 录

党的光辉·····	陈念棣 (1)
-----------	-----------

——记赤石暴动

赤石暴动前后·····	陈 平 (19)
艰难的历程·····	黄迪菲 (36)
到武夷山找党去·····	蔡 敏 (44)
饱经磨难话当年·····	陈子谷 (51)
重返党的怀抱·····	李维贤 (61)
太阳山上·····	吴 越 (72)
归程千里·····	陈念棣 (84)
赤石大屠杀·····	秦 烽 (97)
感慨与愤怒·····	吴华光 (106)

——海外归来亲历记

迎接战友·····	左丰美 (121)
接应·····	陈贵芳 (125)
“共产党员是杀不尽的！”·····	毛维青 (133)

——忆杨瑞年烈士

前哨的行进·····	李士俊 (141)
------------	-------------

——忆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前驱者之一林夫烈士

赤石暴动前夕牺牲的五烈士·····	(154)
赤石暴动前后牺牲的烈士名单·····	(160)

附：《共产党战区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赤石暴动实录》

党的光辉

——记赤石暴动

陈念棣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七日，上饶集中营第六队的同志们在党的秘密支部领导下，在福建省崇安县赤石举行越狱暴动，冲上了武夷山。这就是闻名全国的赤石暴动。这次暴动的规模之大，在我党监狱斗争史上是空前的。今年是赤石暴动四十周年，回忆当年第六队党支部领导这次暴动的主要斗争过程，历历如在目前……

建立党的秘密支部

一九四一年三月，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囚禁在“皖南事变”中被捕的新四军干部，以及从东南各省抓来的共产党员和其他爱国志士，在江西省上饶县设立了一座规模庞大的集中营。不久，在集中营“军官大队”、“特别训练班”、七峰岩和石底的监狱里的同志们就陆续建立起了党的秘密支部，组织领导对敌斗争。党支部的领导，是我们团结自己的核心力量，战胜敌人的重要保证。

一九四二年四月，“军官大队”和“特别训练班”合并，改名为“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下编第一至第六共六个队。第六队编成以后，摆在同志们面前的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迅速建立党的秘密支部。在集中营的环境里，在敌特的严密控制和监视下，第六队的党支部同原“军官大队”和“特别训练班”的党支部一样，不宜由党员大会民主选举产生，而只能选择既适合当时的客观条件，又不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的办法来组建。第六队的绝大多数同志是由原“军官大队”的第二队、第三队和原“特别训练班”转编过来的，其中，有第三队的党支部负责人马六（原名沈韬）、阮世炯，有第二队的党支部负责人周青（原名周奎麟），有“特别训练班”党支部的负责人陈念棣、胡永康（原名舒丽瑜）等。为了使党支部能够迅速组成和保证领导的连续性，经过多方的酝酿和协商，一致同意第六队的党支部委员会由马六、阮世炯、周青和陈念棣等四同志组成。因为编入第六队的党员中从原三队来的最多，因此，支委分工时，由马六同志任支部书记，并决定：一、原三队编来的党员由马六和阮世炯同志负责联系；特训班编来的党员由陈念棣同志负责联系；原二队编来的党员由周青同志负责联系，马、阮、陈、周四同志彼此不过问不属于由自己负责联系的党员的具体情况。二、从原三队、二队和特训班这三个单位编来的党员，彼此不许建立横的联系，这三个单位的党员的组织形式（是否编成小组或成立分支部），由该三单位根据安全保密和有利于工作的原则，统筹安排，自行决定，不强求一致。三、为了避开敌特的耳目，支部负责同志相互联系的方法，主要是利用上厕所而又四周无人的时候，联系的次数要尽量少，每次联系时间也不能过长。

有了党支部为核心，第六队的对敌斗争也就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起来了。

统一认识 鼓舞斗志

一九四二年五月，日本侵略者为了迫使国民党反动派妥协投降，沿浙赣铁路节节西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国民党反动派在日本侵略者面前望风披靡，不战而溃，金华、衢县相继失陷，玉山、上饶门户洞开，第三战区的军政机关乱成一团。第六队党支部提出了举行集体越狱暴动的问题，让全体党员和非党员的积极分子秘密展开讨论、发表意见。党支部提出举行暴动的根据是：

第一，在日本侵略者的凶焰面前，上饶集中营的大小敌特头目都象热锅上的蚂蚁，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东奔西窜，惶惶不可终日，对我们的监管和警戒，实际上已有所放松。

第二，同志们在集中营里受尽敌人的残酷折磨和疯狂迫害已经一年多，已形成团结一致的有组织的力量，积累了对敌斗争的丰富经验，有赤手空拳同敌人进行拼搏的决心。

第三，举行暴动的时机可以选在：一是全队远离驻地到上饶信江两岸去搬运口粮或烧柴的时候；二是全队到离开驻地四五里的北山坡上防空袭的时候；三是上饶失陷，集中营不得不撤往闽北的时候。暴动后的去向是：或者南渡信江，进入当年方志敏同志开创的老根据地怀玉山区，然后转往苏南和苏北我军抗日前线；或者越过分水关，进入闽浙赣边区的老根据地武夷山区，寻找地方党和游击队。

党支部决定要举行暴动，是以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为依据，体现了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意志，是完全正确的，因而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当然，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些同志对要不要举行暴动的问题，还有一些不正确的认识。

例如有的同志认为，我党的参政员正在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国共两党的紧张关系可能趋向缓和，随着时局有好转的可能，我们也有获得释放的可能，因而主张等待一下，不要急于举行暴动。这些同志没有想到蒋介石从一九二七年叛变革命，残杀共产党人以来，他哪一天停止过反共，哪一次轻放过一个共产党员？“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掉一个”，这不正是他奉若圣经似的对付共产党人的臭名昭著的法令吗？难道他对上饶集中营里的共产党员能另眼看待，破例“开恩”吗？“皖南事变”以后，我党参政员先后两次向国民参政会提出的两个“十二条”里，就列有“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和“释放所有皖南被捕干部”两条。蒋介石一条也不接受。集中营特训班的特务队长王寿山曾以一种又恨又怕的语气说过：“你们这些人被关在这里，虽是蓬首垢面，无所作为，一旦放你们出去，就会变成一群势不可当的猛虎。”难道蒋介石反而不如王寿山，不懂得释放我们是“纵虎归山”吗？有的同志主张大家联名向顾祝同打报告，要求到抗日前线打鬼子。这些同志没有想到，向制造“皖南事变”“有功”、屠杀共产党人“受勋”的反共顽固分子提出这个请求，显然是异想天开的。其结果不但事与愿违，而且适得其反。有的人顾虑如果暴动成功了，敌人一定会对仍被监禁在集中营里的同志们进行更加疯狂的迫害和残杀，因而对暴动表示犹豫甚至不同意。这些同志没有想到，蒋介石的屠刀绝不会放过我们的。唯一的生路就是举行暴动，冲出囚牢。

党支部抓住这些思想动向，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联系蒋介石的反共历史和集中营的斗争现实，广泛深入地宣传了上面那些简明易懂的道理，使一时有顾虑有幻想的同志很快消除顾虑，丢掉幻想，使本来又坚决又勇敢的同志更加斗志昂扬，信心百倍；使党支部要举行暴动的正确决定，成为全体党员和群众一致的决心。

下定决心 作好准备

在第六队的同志们对举行暴动的问题统一了认识，下定了决心之后，党支部的中心工作，就是率领大家切实作好暴动前的准备。准备工作是多方面的，首要的是物色一名能够指挥全队暴动的军事指挥员。一方面，这个人在集中营对敌斗争的严峻的岁月里，是经得住考验的，能服从组织决定，严守组织纪律，同时具有军事指挥知识，能临机应变，多谋善断，下了决心不动摇，克服困难有办法。当时在第六队的党员中间，具备前面条件的同志是很多的，但同时具备两方面条件的同志不多。陈念棣同志经过反复的衡量比较，向党支部推荐王达钧同志为军事上指挥暴动的总负责人。

陈所以推荐王，主要是根据他在对敌斗争中的表现，在军事指挥上的素养，加上他体格健壮，精通武术，认为他是比较适合担负指挥暴动这一重任的。支部书记马六同志和支部委员阮世炯、周青同志也知道王达钧同志的这些情况，因而都同意了陈的推荐，并决定由陈与王进行单线联系。

党支部在选定暴动的军事总指挥之后，还确定了以下几项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

一，选定李铁飞（原名李涤非）、王树仁（原名王征野）和陈延治（原名陈慰慈）等三同志分任第一、二、三分队的暴动指挥员，由王达钧同志统一指挥。

二、选定一些勇敢机智，身强力壮的同志（有王铁夫等同志）组成突击队，以三人为一组，在发起暴动时每组袭击一个宪兵，夺取枪支弹药。

三、规定了举行暴动的准备信号；加强决心信号；行动信号，以及万一情况发生变化，暴动无法举行时的撤销信号。

四、要求参加暴动的同志每人都要有一双备用的布草鞋，由各班分工给会打草鞋的同志打好，其公差勤务一律由其他同志代劳。

五、要求参加暴动的同志抓紧一切时间，加强体力锻炼，以便暴动时有强壮的体魄同敌人拚杀格斗，奋勇突围。

六、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过闽浙赣边区游击战争的老同志如项永章等，了解有关边区老根据地的情况；向新近被从边区抓来的地方党的基层组织负责同志如姚元生等，了解边区地方党的秘密联络点的情况，以便越狱后，有明确的去向，能很快找到立足点。

茅家岭暴动

正当第六队的同志们团结一致，积极准备举行暴动的时候，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在茅家岭禁闭室里的同志，在暴动委员会的领导下，率先举行暴动，夺取了敌人的武器，冲出去了。

茅家岭是上饶城西南的一个小村落，离集中营本部所在地周田村约四五华里，村边有一座孤庙，原名葛仙庙。在集中营成立以前，这座孤庙是第三战区特务机关情报专员室关押政治犯的一个秘密监狱。内设大囚室、小囚室、女囚室和“优待室”，还有管理员室、卫兵排长室和卫兵室等。孤庙的四周砌了又厚又坚实的石墙，庙的南正门、北后门和西侧门都被堵死，只留东侧门进出，并在东侧门外构筑了两面适用的弧形工事。茅家岭禁闭室由第三战区特务团的一个排守卫，日夜监视，警戒森严。集中营成立以后，这座孤庙是集中营的禁闭室，禁闭着几十名所谓“图谋不轨”的“顽固不化分子”，是集中营的狱中之狱，所以人们又称它为“茅家岭地狱”。

五月二十五日上午，卫兵排长和几个班长奉命去连部开会，有些卫兵就乘机溜到上饶城里去逛街。下午，有几个卫兵押送一些同志到情报专员室去受审，又有几个卫兵押送一些同志到周田村集中营去“受训”。这一天，恰巧绰号叫“王八”的特务管理员去周田村分团部开会。到晚饭以后，庙里只剩下两个下士卫兵班长和五六个卫兵。他们群龙无首，警卫松懈。这是多么难得的举行暴动的好时机！以李传有、王传馥、宿文浩、陈治国和吴惠生等五位同志组成的暴动委员会当机立断，下决心，按计划立即行动。由李季直、杨才等同志混出大禁闭室，关住东侧门，使门内外的两个哨兵失去联系；由汪镇华、孙锡禄、李传有等同志冲出大禁闭室，解除了门内卫兵的武装；由龚金福、陈治国、祝金祥等率领其他同志，冲进卫兵室收缴卫兵的全部枪支弹药。说时迟，那时快，这些行动差不多是同时进行的：东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内卫兵的枪支缴下了，卫兵室里的全部枪支弹药夺到了，二十几名同志胜利冲出去了。

我们得知茅家岭暴动成功的消息，是在五月二十六日上午，从在门口守卫的宪兵那里听来的。它象一声春雷，也象一阵战鼓，震动和鼓舞了正在准备暴动的第六队。第六队有不少同志都尝过茅家岭地狱的铁窗风味，都知道茅家岭同志的困难处境。要克服那样的困难，夺取暴动的胜利，决非轻而易举的。如今，茅家岭暴动胜利了，事实证明，只要有严密的组织，坚定的决心，大无畏的精神，严格的纪律，周密的计划和果断的指挥，再大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暴动是能够成功的。现实的教育最生动有力。为此，党支部号召第六队的同志，学习茅家岭暴动的成功经验，以他们为榜样，发扬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去夺取暴动的胜利。党支部的号召反映了同志们的共同意愿，表达了同志们的心声，所以深入人心，立即变决心为力量，推动暴动的各项准备工作。

撤离上饶

一九四二年六月五日凌晨四时左右，当黑暗还笼罩着周田村的时候，正在熟睡中的第六队的同志们被宰猪的嚎叫声惊醒了。宰猪是一个信号，它预示在日本侵略者的进攻面前，上饶危在旦夕，集中营就要撤离上饶，向闽北撤退了。撤离上饶，从战局的发展早已预料到了，但何时何日却无法侦悉。敌人对撤离上饶的问题一直守口如瓶，严守秘密，连对那些虽是敌人遴选，但还并不完全信任的班长都不让知道，以防走漏。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就会使我们思想麻痹，缺乏应变的准备，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这当然是愚蠢的敌人的妄想。宰猪的嚎叫声过后不久，司号员的起床号声和值星班长的起床哨音接连响起来了。今天起床后的生活秩序与往日不同。在往日，起床以后是整理内务，洗脸刷牙，出早操，吃早饭。而今天，起床以后是捆扎背包，洗脸刷牙，吃早饭，准备集合出发。

集中营决定离开上饶，向闽北撤退，这对敌人，对我们，都是一件震撼人心的大事。对敌人来说，要押解几百名共产党“政治犯”翻山越岭，渡河涉水，长途行军，穿过闽浙赣边区当年红军的老根据地，到达闽北目的地，这真是一件使他们提心吊胆，寝食难安的苦差事。不言而喻，他们一定会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施展各种花招，防范发生暴动。对第六队的同志来说，在从上饶到闽北的撤退途中，无论是天时（时值盛夏，天气炎热，夜晚可以露宿），地利（山峦起伏，森林密布，利于藏身隐蔽），人和（当年红军老根据地的人民是有政治觉悟、斗争经验丰富的人民），都为举行暴动，夺取胜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党支部一定要抓好这件大事，率领第六队全体同志，下定决心，排除万